

阿扎耶夫著

难分难捨的会見



作家出版社

难分难捨的会見

阿札耶夫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24 千

開本 31''×13'' $1\frac{1}{32}$ 印張 $1\frac{6}{25}$ 插頁 1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58000

定價 (6) 0.12 元

前 記

阿札耶夫是著名長篇小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作者，他近來正在寫一系列反映苏联人民的家庭、恋爱生活的中篇和短篇小說。这就是其中的兩篇。“难分难捨的会見”是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苏联“文学報”發表的；“房客”原文登載在一九五五年第十三期“青年一代”雜誌上面。

阿札耶夫這兩篇小說描寫了苏維埃青年兩種不同的恋爱觀。在“难分难捨的会見”中，我們看見了一对苏联男女青年的爱情是多麼高尚、純潔。他們的爱情不是決定於對方的地位、職業、教育程度等等，而是建立在共同美好的理想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貢獻上面。在另一篇“房客”中，作者辛辣地諷刺了一个以輕浮的态度对待恋爱的人，从而表現出什麼是正確的苏維埃式的恋爱道

德。這兩篇故事，對我國青年應如何以共產主義道德標準來處理自己的戀愛問題，是有幫助的。

譯 者

目 次

难分难捨的会見·····	刘遼逸譯(1)
房客·····	王 澍譯(38)

难分难捨的会見

他走到花園裏，感到很驚訝：滿園的白花！白的夾竹桃，白的西蕃蓮，白的夜來香，白的紫菀。他是花卉的愛好者，這些是他春天親手種的花，現在使他驚訝的不是它們全都長大了，而是不知不覺之間，夏天消逝了，秋天已經來臨。

秋天！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不是初次感覺到：更能使他激動的已經不是春天，而是秋天。看來，他的時光越來越不是春天，而正是秋天。所以現在，那些白色的花，以及夾竹桃和夜來香所發散的無孔不入的溫柔、懶散的早晨氣息，奇怪地使他不安。

周圍的一切快要變色了，樹木也快落下黃葉。它們慢慢地、靜靜地飄下來，發出動人心弦

的簌簌聲。那時節就會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悲哀令人難以排遣。為什麼會有這種悲哀？它從哪兒來的？難道他日子過得不好嗎？難道他最親愛的人——女兒和妻子——不在他跟前嗎？難道他離開了工作嗎？但這種不安的感覺來了，他也只好順從它，暗自想道，這種不招自來的憂傷，也是他那秋天年歲的特徵。

腦際老是有一種思想縈繞着：連老人們也不再稱你是青年人了，年方十九的不是你，而是你的女兒達妮莎。他的忠實的伴侶和女友，不到時候美麗的头顱就全是白髮了。一生做的事情還太少，實在太少！新的工作不很順手，它佔去太多的時間，陷入種種瑣事和缺乏自信的吹毛求疵裏面了。必須善於追補失掉的時間，必須抓緊眼前的時間，因而就必須對自己許多方面重新審查，學會更有效更聰明地使用力量和珍貴的時間。並且還必須在下星期一就開始這樣嚴格地要求自己！可是心裏不由得想起赫爾岑那句帶譏笑意味的警語，他說：有一種人，他老想重新生活，可是卻沒有覺察到，那扇愈走愈近，慢慢打開的門，

不是鬥士進到競技場的門，而是抬着他的屍體進去的那扇門了。

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搖了搖巨大的頭，擦了擦前額，咧嘴笑了笑：算了吧，星期天，一家人团聚，天空有這麼好的太陽照耀着，幹嗎想這些念頭！

他四下裏望了望，馬上就找到了妻子和達妮莎。妮娜·伊凡諾芙娜拿着一本書坐在吊牀上，正望着女兒和他。她馬上避開了困惑的目光，低下頭去看書，但他仍然捉住了這一瞥目光，十分了解：她也跟他一樣地不安。也跟他一樣，達妮莎的情緒使妮娜·伊凡諾芙娜擔憂。

“好女兒，你怎麼啦，怎麼幫助你呢？”他想走過去問問。但不能走近去，也幫不了忙。身材端莊的、可愛的黑姑娘，我們的孩子，是這樣憂愁，在林間小道上走了整個早晨，唱了又唱，她唱得多麼哀怨，簡直令人不忍聽下去。

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感覺到：今天也會跟前兩個星期日一樣，她將扔下爸爸和媽媽到莫斯科去，違反他們的規則——每個星期天一家三口

团聚一起，無論如何不分開。这早就成为他們家庭的傳統了，只有非常的情况才能破坏它。達妮莎却無緣無故地破坏了这个傳統，毀坏了爸爸和媽媽一週一次的歡樂安靜的家庭節日。

是的，達妮莎馬上就要走了。她已經走到媽媽跟前，親熱一番，說了幾句話，現在向他跑來了：

“爸爸，親愛的爸爸，我应当到莫斯科去，我答应了人家。媽媽同意了。当然，晚上我就回來。”

“去吧，应当去，”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回答道，微笑着，看着她那又大又亮的、跟母親一模一样的眼睛。“我們送你一程。”

他們把她送到閃着白光的幼小的白樺樹林那兒，樹林後面，原野上豁然開朗地鋪展着夏天第二次長出的像富麗的絨毯似的苜蓿草地。從他們站着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看見車站、看見等候下一班火車的人們。他們還沒有看見火車，但愈來愈清楚地聽見火車輪子的突突聲，再過一兩分鐘，它就从轉彎的地方出現了。

姑娘响亮地親了親爸爸和媽媽，她一面走，一面像是鬆了口氣地——他們這樣覺得——喊道：

“我赶得上这趟車。当心啊，我不在家你們可別淘气！”

“趁着天沒有黑就赶回來！”媽媽忍不住高声回答道。

“一定！我不喜欢走黑路！”远远地傳來她的声音。

他們站在那兒眺望，苜蓿地裏小徑直得像圖案，達妮莎在那上面輕盈巧妙地跑着。她的身影愈來愈小，雪青色的衣裳看不清了，它在晨光普照的自然界的鮮艷色彩中融化了。你瞧，她最後一次回头張望，擺了擺手絹。她已經隱沒在車站建築物後面了，然而，無可怀疑地，她已經跳上了火車，因为在那駛过去的火車的無數窗口中，有一个窗口是她的白手絹在長久地招展着。

妮娜·伊凡諾芙娜和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走回家去，一路上什麼都談，就是不談女兒。可是心裏想的——揮之不去的思念——只有女兒：

“她幹嗎要去悶熱的、塵土飛揚的莫斯科？平時莫斯科就够气悶的，灰塵够多的了！”

“有必要——就去呀。大約和女朋友有約會。

年輕人的事兒。”

“她要是說和女朋友有約會，那也就好了。可是她一句話沒說。”

“一點不錯。何必自己瞞哄自己。我們提心吊膽地等待着的那件事到來了：在達妮莎的生活中出現了我們不認識、而對她並非漠不關心的人。”

“並非漠不關心！你不是看見她，可憐的孩子，整個早晨都是愁眉不展的嗎？可憐得使人的心都碎了。你最好換一句話說：在她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人，他現在對她的影響，比起我們對她的影響，是無比地強大有力。”

他們連想都不敢想“他”。他是誰？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的職業對我們是無關緊要的。他是否漂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真正的蘇維埃人，他配得上她那純潔的志願和理想，他也有一顆同樣美好光明的心。如果是這樣，他們就祝福他們的愛情。愛情是躲避不了的。而且也無須躲避它！愛情是人生的節日，如果愛情中的一切都是真誠而純潔的話。

可是，如果是一個惡劣、輕浮、頭腦空虛的

人橫過她的道路（有不少這種人在我們中間遊蕩着，而且少女的初戀是盲目的），那怎麼辦呢？如果他欺騙了她，那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可愛的女兒剛踏上人生的道路就體驗痛苦的失望（達妮莎的一個女友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熱情地愛上了一個人，可是“他”厭棄了她），那怎麼辦呢？幹嗎要向遠處找例子：他們倆彼此沒有找到共同的幸福之前，倒嘗過多少屈辱、痛苦和失望啊！難道達妮莎也注定像她父親到三十五歲，或者像她母親到三十二歲才遇見一個真正的人，而在此之前，要喝完滿滿一杯多餘的辛酸苦酒嗎？

“這實在令人難過啊！”妮娜·伊凡諾芙娜脫口歎息了一聲，像是在呻吟。

“不必這樣，妮娜，”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聲音柔和地說，緊緊地挾着她的肘彎。“她是我們聰明的孩子！”

他明白妮娜·伊凡諾芙娜想說什麼！多麼令人難過，你已經不能給親生的女兒擋住危險和錯誤了。十九年來，我們目不轉睛地養育她，用自己的呼吸暖和她。我們拚命和那些連嬰兒都不饒

恕的疾病搏鬥。她學步的時候，我們護着她，不讓她摔跤。我們和她一起算算術題，後來算那越來越複雜的算題。但是，最可怕的不是猩紅熱，也不是那次使他們幾乎嚇掉魂的事件——她在滑冰場上摔傷了，後來在牀上躺了半年。

現在最可怕的事情來到了，他們，她的父母兼導師，甚至連一句警戒的話也沒對她說！

妮娜·伊凡諾芙娜打破了沉默：

“你說的對，達妮莎在必要時會保護自己的。我們白白地担驚受怕。”

他們於是就這樣決定了：他們無緣無故的憂慮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不再談這個問題。妮娜·伊凡諾芙娜舒舒服服地躺在吊牀上，打開“美國的悲劇”，決定在今天讀完它。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又拿起那件在旁人看來是不平凡的工作：他在一大張紙上畫一個相當可憎的野獸，身子像一座山，脖頸長得出奇，生着一顆小小的蛇頭，和一根強壯的、比蹄子粗得多的、圓柱形的尾巴。在椅子上，甚至在地板上，擺着幾張手稿，以及已經畫好了的、也是那樣難看、莫名其妙的野獸。

總之，他們倆——母親和父親——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他們心裏只是在想她，想達妮莎！）

兩個人在一塊兒吃中飯，也是默不作聲。散步的時候，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鄰人來了，陪着他們在涼台上喝茶。（可是心裏光想她，光想女兒！）

黃昏到了，他們走到車站上，颳起了涼風，他們也不在意，長久地在站台上坐着，迎着一班又一班的火車，注意地查看從面前走過去的人羣。

有一瞬間，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看了妻子一眼，想向她提議坐下一班車到莫斯科去。妮娜·伊凡諾芙娜大約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站起來，拉了拉他的手說：

“咱們回家吧。她到晚上還沒有辦完事兒，她不願意坐夜車回來……”

於是兩位老人家用手提燈照着道兒，回來了。

“我現在就去睡覺，”妮娜·伊凡諾芙娜說。

“好，”尼柯萊·尼柯拉耶維奇表示贊成。“我再工作個把鐘頭。”

兩個人立刻各到各的角落：誰都不願意在對

方面前从眼神、从不留心的談話、或者从歎息中流露出隨着黑夜向他們襲來的不安和憂愁。

妮娜·伊凡諾芙娜躲到牀上被窩裏，變得像小女孩子似的，靜听着隔壁丈夫的脚步聲，自言自語地跟女兒低聲講起爸爸來。

“……我記得，你父親怎樣从產科醫院裏把你抱出去。他第一次叫你‘我的小女兒’，他非常激動，確信地告訴我，彷彿你用微笑回答他。他咕咕嚶嚶地說：‘我真不懂，一個人沒有孩子怎麼活得下去，’十個月，你生了一次很厲害的疹子，醫生黑沉着臉嚇唬我們說：在這種年齡得這種小兒病，往往會致命的。你彷彿懂得你的病危險，不願意一個人躺在牀上，哭着要人抱。他，你的爸爸，總是抱着你，唱他自己編的搖籃曲，曲子裏只有一句話：他永遠不把你交給任何人。

“我的女兒啊，我現在一想起你，我就彷彿看見你那又溫柔又剛強的父親這樣捧着，整整捧了十九年！

“你光知道，你父親半輩子都用在考察古生物上頭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出生後的頭兩年，

你父親差不多沒有離開過莫斯科。事情竟到了這個地步，同事們都怪他懶，說他逃避勞累的旅途生活。如果他不得不出去半年做考察工作，他也是每天拍來電報，每封電報都要求答覆：咱們倆回他電報，回他信，總是說：一切平安，請勿掛念。可是過了一個多月——頂多一個月！——他已經回到家裏來了。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你年紀很小就參加了他的考察隊。

“當他聽你說，你要獻身於他那驚奇的科學的時候，他是多麼幸福，背地裏會怎樣歡喜若狂啊！

“……我親愛的孩子，你可知道你父親今天是怎样地难过！他过了一个多麼使他焦心、鬱悶、难受的星期天！你要正確地了解我：我不怪你。但願你幸福！”

達妮莎和“他”無目的地遊逛莫斯科的大街，已經不止一個鐘頭了。在約定的地點，米哈伊爾等到達妮莎的時候起，他們的會見已經繼續了整整一天。從那時起，他們哪兒沒有到過！在水上

運動站，為了和夏天告別，他們從跳板上跳了兩次水，在顯然已經有點涼意的莫斯科河裏痛痛快快地游了一會泳。在中國餐廳吃了午飯，他們很驚奇，原來菜裏可以放這麼多的辣椒。在“突擊隊員”電影院看了影片“在馬拉巴格城邊”。在高尔基大街喝了菓汁汽水，吃了用紙杯盛的紫羅蘭色的冰激凌。

“為什麼我剛才不回去？”達妮莎問自己。“爸爸媽媽都在等着我呢，他們都在焦急不安，特別是爸爸。”

這個姑娘不能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天還亮着的時候她就毅然決定回別墅了，回到父母跟前去。他們到了車站，為的不放過下一班電氣火車，他們跑進了站台，在列車旁邊站住了。米哈伊爾什麼也沒有說，他甚至沒有勸她留下來，只是憂鬱地望着她，握着她的手不放。她怎樣也下不了決心拔腿就走。每放過去一班車，她的心就緊縮一次，她想到：他們在等這班車迎接她呢！

站台上的燈忽然亮了，許許多多的燈光，達妮莎感到驚奇：黑夜降臨了。可是她直到現在還